

狼的诱惑

(韩) 可爱淘 著 黄莹 译

亚洲人气天后可爱淘爆笑+飙泪+超幸福小说！

畅销 超100万册的经典！
可爱淘文集
席卷千万“淘迷”的幸福爱恋！

1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可爱淘超幸福小说珍藏全纪录

狼的诱惑①

(韩) 可爱淘 著

黄萤 译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狼的诱惑.① / (韩) 可爱淘著; 黄黄译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9.6
(可爱淘文集)

ISBN 978-7-5358-4335-7

I. 狼… II. ①可…②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52181号

策划编辑: 陈嫦娥

责任编辑: 陈嫦娥 罗晓银

装帧设计: 胡桃桂木

插图绘制: (韩) 李 素
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 版 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: 410016

电 话: 0731-2196340 2196334 (销售部) 0731-2196313(总编室)

传 真: 0731-2199308 (销售部) 0731-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660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5

版 次: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: 200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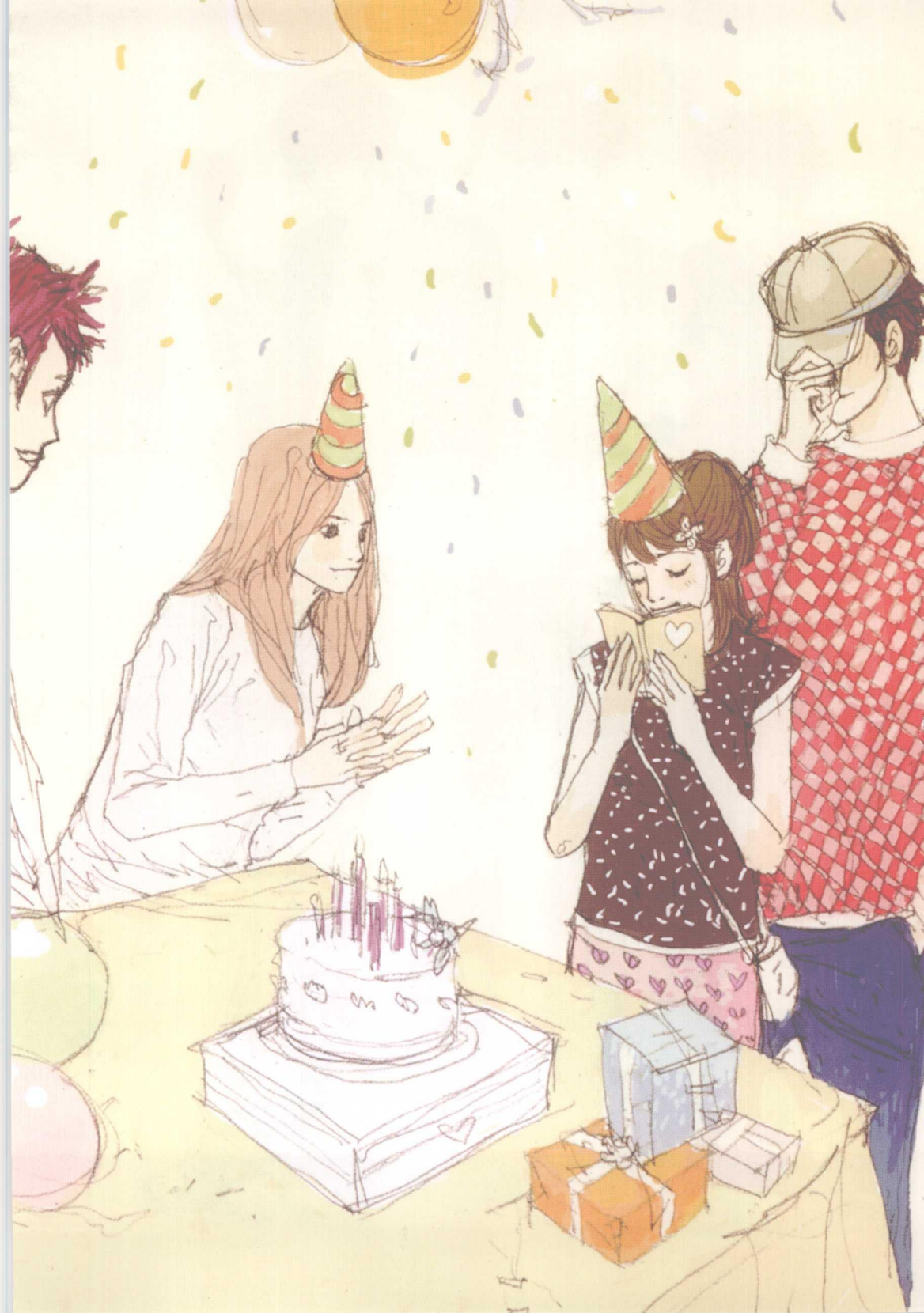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



序



你们好！各位亲爱的中国读者。

我是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的可爱淘。

这次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中国重新出版我所有的小说，我真是非常非常地开心，心情也和几年前首次出版自己的书大不一样。

中国现在是不是也热起来了呢？

我忍不住想起了几年前，也是在一个非常热的夏天，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的签售会，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国小读者有了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。

那时的一幕幕，中国读者一张张可爱的面孔，仿佛就在昨天，都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特别是我现在就读的大学里也有好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，每次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听到他们嘴里流淌出来的亲切的中文，我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，恨不得立刻冲上前去用中文和他们说一句“答~酱~好”！

那时的我真是年纪太小、太幼稚，竟不知道当时经历的一切，将会成为我一生中多么珍贵的财富，会值得我回味一辈子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彼时夏天我和中国读者的幸福相会，将永远保存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之一。

我要特别感谢中国这个国家，感谢在中国喜欢我的那些读者，是你们的爱给了我幸福的回忆，给了我无比的荣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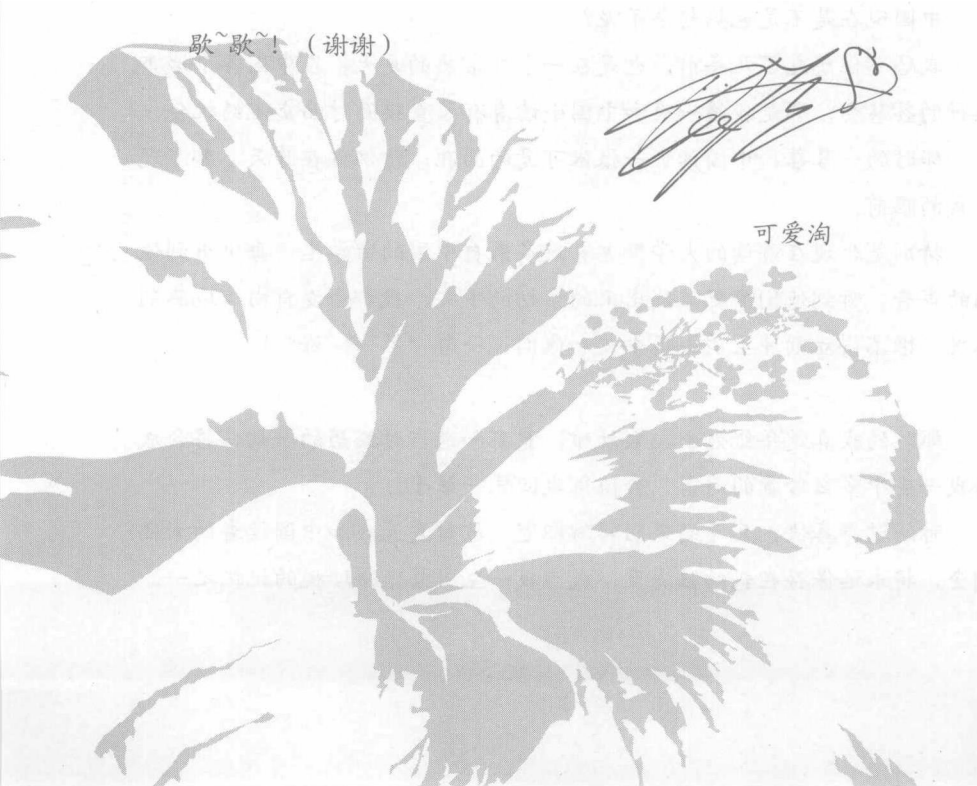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，今后会加倍努力，给中国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文字。到那时，我一定会以最完美的姿态，带着最灿烂的笑容，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！^_^

最后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和支持我这次在中国出版的小说文集，希望它能勾起老读者的美好回忆，也让更多新的读者加入到我们淘迷大军中来。

希望大家永远是我心目中的淘迷，灿烂、无拘无束的笑容是我们的标志，永远像我一样无知无畏、精力充沛。

希望下次再到中国和各位见面的时候，我的中文水平能比以前好些，至少能流畅无碍地和各位打招呼了！！

歇~歇~！（谢谢）



可爱淘



1

“彩麻，你能去安阳真的好棒，既可以见到芷希和戴寒，又可以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真的是好羡慕你啊！”

“勾构，我以后会经常回来的，你也可以到安阳来看我呀。记得常给我写信，还有打电话。”

“喂，各位！车子马上就要出发了。”长途客运站的管理员冲我们叫道。

“你快去吧，否则可要被车子落下了。”

“嗯，我要走了，勾构。我一到妈妈家就会给你打电话的。”

“别哭了，我们吻别吧……”

“嘿嘿，好吧……”

我，今年十九岁，即将要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工洲，搬到住在安阳的妈妈那儿去。我坐在车上，看着窗外的好朋友们，心中又酸又涩，从没想过透过玻璃窗看别人送你也是一件这么伤心的事。勾构因为舍不得我而一个劲地砰砰掉眼泪，德喜躲在酱缸台后面哭得不敢出来见人。

汽车狠心地驰离了工洲，也把我的人带走了。我渐渐把工洲抛在脑后，开始为自己即将在安阳开始的生活欢欣雀跃。忆美，姐姐来了！

没有谁告诉我说会到车站来接我，所以凭着妈妈告诉过我的她在安阳的地址，经过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，我终于找到了妈妈的家。

“该死的公寓，没事盖这么高干什么。”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爬着楼梯，一边埋怨设计公寓的人。

603号，这个门里住着久违的妈妈和忆美，只要我把这扇门敞开……咋！门开了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呆呆地立在门前。

“Hi，你好，小鬼！”见对方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，我忙咧开嘴，和善地向开门的小鬼打招呼。

“大婶，你是谁？”那个留着葫芦似的发型，长得像只狸猫的小鬼不为我的笑容所动，依旧警惕地问道。

“-_-我不是大婶！”我的脸立刻乌云压顶，我最恨别人叫我“大婶”了。

“妈妈，那个推销平底锅的大婶找上门来了！”可气的小鬼冲着门里面大声叫道。

“喂，喂，小鬼，我是……”我辩解的话语还没来得及出口，一个漂亮的中年女人



已经闪到了门口。

“啊，彩麻你来了?!”漂亮女人看了我一眼，异常平静地说。

“嗯，妈妈，是我。”我的眼睛立刻烟雾弥漫，三年都没有见到妈妈了！T_T

“妈妈!”我激动地扑在妈妈身上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

“嗯，好，这间是你的房间。肚子饿了吧。个子长高了不少啊！……”妈妈的语气淡淡的，不带任何感情，仿佛和她说话的不是好几年都没见的亲生女儿，而是某位邻居刚给她介绍的自己的亲戚。

“这个大婶是谁?”刚才那个开门的小鬼用一点都不欢迎的表情盯着我。

“这是你的姐，你的姐彩麻。彩麻，这是你弟弟，你以前见过他一次的……”妈妈对着竹浩和蔼可亲地解释着。

啊啊！我三年前见过的！那个小不点！我记得他以前鼻孔很大的，怎么又变小了？哇！真是神奇。

“长得真难看。”小鬼打量我半晌，不屑地说道。

-_-……-_-……他是说我吗？是说我吗？我的世界霎时变成了灰色，脸色也好不到哪去。

“竹浩，你美术学校的车在等着你呢，你还不快去?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小鬼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推了推呆愣在鞋架旁边挡住他道的我，嘟着小嘴出去了。

一点都不招人喜欢的小鬼，-_-他真的是我弟弟？

“他真的长大了好多。”我感叹道，不过越长越不可爱，我又在心里补充了一句。

“嗯，最近孩子们都长高了许多。忆美那个臭丫头成天只记得臭美和打扮，她知道你要过来，已经追着问了我好几天了——姐姐到底什么时候过来，姐姐到底什么时候过来……啊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吃的去，你先去自己的房间休息一下吧。”

没看见我的新爸爸，我还是五年前见过他一次。妈妈在这三年中变了许多，现在她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时髦城市大婶了。

我的房间打扫得很干净，布置也很利落。我无意中打开自己隔壁的房间，进去一看，我的妈呀！居然全是用粉红色布置修饰的。粉红色的床，粉红色的梳妆台，粉红色的书桌。这一定是忆美的房间!!

忆美这么喜欢粉红色吗……我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。-_-

我的视线突然落到了书桌上那个粉红色相框上，相片里的女孩真的是忆美吗？哦哦！真的是忆美，她长大了，长得好可爱哦，T_T看着久违的妹妹，我流出感动的泪水。咦？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？比戴寒长得还要帅，真不愧是我妹妹忆美呀，就是有眼光，有水准。想起戴寒?!啊，对了，还有芷希！我慌慌张张地抓起电话。

叮叮咚，叮叮咚，叮叮咚……

城市里的电话铃声都很独特(我以后一定换一个铃声)。





“喂？”电话那头一个声音尖锐的女生接了电话，我立刻听出是谁。

“是芷希吗？”我还是小心地确认了一下。

“你是谁？”芷希没有听出我的声音，不太耐烦地问。

“是我呀，我是彩麻。我现在到安阳了，我在安阳！”我在电话里冲好友兴奋地嚷嚷着，希望她也能分享我的喜悦之情。

“你不是说明天到的吗？”芷希有丝诧异地问道。

“啊，我临时改变计划了，你现在是在学校吗？”

“没有，现在放寒假，我怎么会到学校去。你住在火界洞吗？”

我曾经和芷希提过一次妈妈在安阳的家。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我也在家里，我现在就到你那边去，三十分钟之后就到。”芷希在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
“嗯！嗯！”我头点得像捣葱。呵呵，芷希还是老样子啊，这么有主见，总是能很快地做出决定，以前我们俩在工洲时我就习惯什么事情都听从她的安排了。

把行李收拾到自己房间的抽屉里，又换上了一套舒适的衣服，我激动的心才渐渐平和下来。不过喜悦并没有散去，呀嚯呀嚯，呀嚯呀嚯！真是太好了。芷希和戴寒是我中学二年级时在工洲的同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后来他们都在二年级的那个寒假转学到了安阳，于是我就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芷希和我的初恋情人戴寒。我和芷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，直到前不久我们还一周能通一两次电话。我和戴寒刚开始是一周联系一次的，可不知怎么搞的，从一年前开始，我和戴寒就失去了联系。

呵呵呵呵！呵呵呵呵！从现在开始，我每天都可见到他们了！我开心地倒在床上，从口袋里掏出戴寒初中二年级时送我的银戒指（是一对情侣戒指，戴寒一个，我一个），飞快地吻了一下。

“妈妈，我出去一会儿就回。”我走到门口招呼道。

“嗯，怎么不叫他们到家里来玩？”妈妈知道我去见朋友，埋怨地说道。

初进家门，我不想给妈妈添麻烦。

“不用了，我们出去见面就好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不要回来得太晚。”

“我会的。^o^”

就在这时，有谁敲响了我家的门，想到可能是芷希，我立刻连蹦带跳高高兴兴地去开门。

门开了。

“芷希！”

一切尽在不言中……

……





“芷希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”我紧张得左看右看。没办法，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，实在无法一下适应这城市的车水马龙。

“我带你去安阳最繁华的大街——第一大道。”芷希扬了扬下巴，有着城里人的骄傲。

“哇！太好了，那儿都有什么？”被诱惑的眼睛无法从商店的橱窗上收回，我一边问芷希一边不住地感叹着美丽的衣服。

“彩麻。”

“什么？^O^”

“还有一个人想见你……”

“是谁啊？是谁啊？”我回过头，迫不及待地问，难道还有什么朋友在安阳是我不知道的，除了芷希和戴寒之外。

“嗯，你去见不就知道了。”芷希的表情有些异样，不过已经被重聚的兴奋冲昏头脑的我不会注意这些的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在路上颠颠簸簸的巴士弄得我头昏脑胀，就在我认为自己马上要吐出来的时候，芷希终于告诉我可以下车了。下车的地方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繁华，当然，这同时也意味着人很多，芷希熟门熟路地领我进了一家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咖啡厅。O_O糟了，我忘记带钱出来了……我极其恐慌地意识到这个严重问题，不容我多想，芷希就直接领我走向一个靠角落的位子。

“芷希，你去哪儿呀？你想吃什么？”芷希走得飞快，我在后面吃力地跟着，唯恐走散了。

“郑彩麻！好久不见……”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见到我们，立刻从靠角落的位子上站了起来，并且高亢着声音冲我叫道……戴寒……是戴寒。

“戴寒！”我抓着戴寒的手，高兴得蹦蹦跳跳。他变得更帅了。

哇，哇，肤色健康黝黑的戴寒……

“你长高了不少啊。”戴寒拍着我的肩膀笑眯眯地说。

“那当然，我一天可是吃四顿饭哦！”我贴近戴寒的身边，比画了一下自己现在能到达他肩膀的身高，自豪地说。

“你一个人过来安阳的？”

“嗯，嗯，你看这个，这个戒指，是你送给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我献宝似的拉出脖子上一直戴着的银戒指。为了防止它丢掉，我特意把它做成了项坠链。

“……当然，你还没有弄丢啊？！”戴寒诧异地看着它。

“我怎么会舍得弄丢呢！”我捂着戒指甜蜜地说道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我最珍贵的宝贝，每当看到它，我就会想起自己和戴寒曾经有过的甜蜜时光。

“我们坐下吧。”芷希突然插进话来说道。

女招待在我们面前摆上了两个漂亮的盛满冰淇淋的杯子。漂亮，漂亮，真的是





太漂亮了，这两个杯子的大小也合适，我要是用它来喝可乐的话简直是太美了。忆美也很喜欢喝可乐的，可惜我没带钱，否则可以帮她买一堆可乐回去。能给妹妹买礼物，一向是我最大的乐趣。

“勾构他还好吧？”戴寒起了个话头。

“嗯，他好得不能再好了。你怎么没给他打电话，他接到了一定会很高兴。”我一边在美美吃着美味的冰淇淋一边快乐地答道。

“我忘记他的电话号码了，哈哈！”戴寒不好意思地摸着后脑勺，“你能把他的号码写给我吗？”

戴寒顽皮地看着我的样子一点没变，真的是一点都没变。戴寒，T_T我好感动，我现在随时都能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。

“好啊，没问题。”桌子上有笔，却没有纸。

“你身上有带纸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手机也没带，就写在我手上吧。”说着戴寒就伸出一只手来。

淡淡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孔，我最讨厌男人喷香水了。

戴寒还是有点不同了，以前的戴寒是不会这样的。戴寒的手也变长了。T_T好怀念以前的他。

我颤颤悠悠抖着手就要在戴寒手上写下勾构的电话号码。嗯？勾构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来着？勾构，T_T对不起，我太激动了，一下子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忘记了。

“彩麻。”从进门就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芷希突然叫我的名字。

“什么？”

我抬起头看向芷希的时候，她的脸突然变得僵硬起来，脸色也微微有些惨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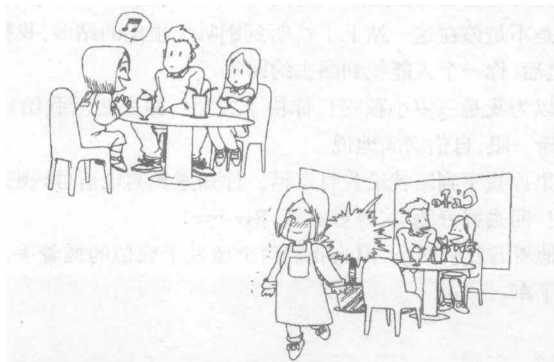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怎么了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我有话对你说。”芷希一脸慎重。

“嗯，你说吧，^_^你也要我告诉你勾构的电话号码吗？勾构的，勾构的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这件事，是……嗯……”

“彩麻，芷希现在正在和我交往。^_^”戴寒轻松地替芷希说出了接下来的话。





2

刚才戴寒他说什么……嗯？他说什么……我侧过头看向戴寒，他正露出雪白的牙齿冲我笑着。

“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

急匆匆说完这句话的芷希刚站起身，就被戴寒抓住了手。

“啊，你们在交往啊，是这样啊！嗯，你们看起来真般配。‘O’”我飞快地调整了自己的情绪。

“……彩麻。”芷希低着头讷讷地叫道。

“嗯，真的是非常般配，美少年配美少女，不是吗？‘O’”

“对不起，彩麻，我真的是打算对你说的，可是……”芷希渐渐抬起头来，担心地看着我。

“唉，你有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的！哎哟，我的肚子，我今天吃太多冰淇淋了（翻腾，翻腾）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‘O’”

转过头的瞬间，我的眼泪轻轻地落了下来。我很幸运是不是，谢天谢地，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流泪。女孩子为什么这么爱哭呢？我这是什么蠢样啊！我就不能坦然面对这个事实，和他们说一声恭喜吗？我在心中责怪自己的没用，提醒自己要坚强点。可真实的心却不受约束，像被捅了个大窟窿，任我怎么堵也堵不上，最后只能神情恍惚地一脚重一脚轻地走进了洗手间。洗手间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现在的窘样，我越看越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傻瓜，一个不起眼的小傻瓜……

“彩麻。”芷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来。

“啊，啊，你也来了，我一会儿就出去了。”我赶忙低下头，装作洗脸的样子，用凉水在脸上扑腾了几下。

“对不起……彩麻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。唉！你这家伙真是！”

啪啪、啪啪（我拍芷希背的声音）！

我和芷希沉默地坐在巴士里面，双方表情都不太自然。

“芷希，你是不是该在这一站下了？”听到喇叭里报出的站名，我提醒芷希。

“我下去之后，你一个人能找到回去的路吗？”

“当然，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呀！你快下去吧！回去之后我给你电话。”我故作不屑地看了芷希一眼，自信满满地说。

“好吧，如果你找不到路就给我打电话。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吧？”

“嗯，慢走！回去好好睡觉、好好吃饭，Bye-bye！”

人们奇怪地看着我们两个，因为我们两个像发了疯似的握着手。芷希最后终于恋恋不舍地下了车。





芷希刚踏出车门,刚才关紧的闸门一下被扯开了,泪水仿佛竞赛似的倾泻而出。不行,不能这样,我不能哭,否则戴寒和芷希会觉得不安,芷希会难过地哭泣,我不能哭。可是眼泪为什么还是不停地掉下来呢?我为什么还是要哭呢?戴寒在我心中真的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吗?讨厌的泪水,我讨厌你们!

巴士又靠站了,一大帮穿着丝制校服的男生像蚂蚁一样拥了上来。讨厌,不要,我的头垂得更低了,我可不希望我的泪水被同龄人看到,特别是同龄的异性。我低垂着头,保持这个姿势纹丝不动,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,我的裤子已经被自己刚才噗噗往下滴的泪水打湿了一大片。

车内人头攒动,越来越拥挤。呼……呼……呼……我大口大口争取着有限的空气,几乎都要喘不过气来了。

“啊,真的是这样吗?郑英奇那个臭小子。君野,他真的这么对你?”一个仿佛脖子打了结的鸭公嗓子突然扯着喉咙嚷道。独特的嗓音一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

“这个鲁莽的小子,我真的恨不得杀死他!”另一个同样低沉,却悦耳许多的嗓音恨恨地说道。

鲁莽?鲁……卤……卤牡蛎很好吃的,卤牡蛎。O_ O哎呀,我突然好想吃卤牡蛎啊,做成牡蛎辣酱就更好吃了。O_ O, O_ O嗯,就这么办,一会儿下车之后买点回去吃。

“喂,君野,那个家伙他都怎么对待你的?嗯?”旁边那群蚂蚁兵团真的好吵哦,他们大声吵吵着一刻都没有停。

“就是那样子了,你就别再多问了。”低沉嗓音不愿多说些什么。是啊,是啊!别再说下去了,也让我的耳朵能好好休息一下。

“你不是说被他痛殴了一顿吗?!”

“我说了让你别再多问了。”低沉嗓音厌烦地说。

“喂,这次你不能就这么饶了他,这可是给他一个教训的好机会呀,绝好的机会!”那群蚂蚁军团中的一个家伙手挥得像风车一样,讲得是唾沫横飞,不过现在飞过来的不是唾沫,而是他拿在手里的室内拖鞋,猛地一下砸在了我脑袋上,接着就落在了被我泪水浸湿的膝盖上……噢!好痛。ㄟ^ㄟ

“啊,对不起!真的很对不起!”是刚才那个很闹腾的风车蚂蚁的声音,他明显地靠近了我。

“我没事。ㄟ^ㄟ”比起我刚才心灵上受的伤害,这点肉体上的疼痛又算得了什么呢。此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“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。”

“没关系,我真的没事。”说着我的眼泪又一次滴在了我的膝盖上。倒不是因为被拖鞋打痛了我才哭的,而是我从刚才就一直不停地在哭。ㄟ_ㄟ真的不关你们的事啊。ㄟ_ㄟ





“求你别再哭了，真的很痛吗?!”

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真的没事，是真的。”对方显然误会了。我只能低着头拼命解释，希望他能不要这么“负责任”。

“我让你把头抬起来，你能把头抬起来一下吗?”

“我说了我没事了，你还在那儿纠缠个什么劲儿，你干什么呀?!”我有点生气了，我都说没事了，他干什么还这么多事，非要看我此刻一张哭得不能见人的脸吗?

就在我与其中一只蚂蚁纠缠不清的当儿，汽车悄悄地路过了我家门口，该死的一群蚂蚁，——我都在说些什么啊，我怎么变得这么粗俗、粗俗。

我腾地一下从座位上弹起，发了疯似的冲向后门，没有因为脑充血而晕倒真是奇迹。风车蚂蚁一手扶住车上的栏杆，吃惊地看着我，他的头好大啊，都快触到车顶的扶手了。其余的蚂蚁看见我这副狼狈样，都哈哈大笑，我红着脸，在他们的缝隙中穿插着，终于挤到了后门。

“把我的室内拖鞋还给我!!”一声凄惨的叫声向我传来，原来是那个头很大的蚂蚁，可惜听到他的叫声时我已经跳下了汽车。

嗯……嗯?他刚才叫什么?为什么我手里会拿着室内拖鞋!——虽然我有心把拖鞋从汽车的窗户扔进去，但汽车已经开动了，我的臂力还没有好到能把拖鞋扔那么远。只看见风车蚂蚁从窗户开口处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不停向我挥舞着双手，满脸悲痛欲绝。

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!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我站在路边，满怀歉疚地看着那个蚂蚁。

“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吗?!你就站在那儿别动，那双鞋可是我花了三万元买的……”

托渐渐走远的汽车的福，我再也听不见风车蚂蚁的声音了。他真的好好像勾构啊!勾构，对了，勾构!我还没有给勾构打电话呢，勾构!

我急匆匆地跑进家里，给勾构打了个电话。这时，我脑海里浮现出风车蚂蚁那



张悲痛欲绝的脸,赶紧又火急火燎地跑出去等他,可惜却没有见到他的人影。我心里觉得更内疚了,他说这双鞋可值三万块钱呢!对不起,风车蚂蚁,可我该怎么把拖鞋还给你呢,——他经常坐这条路线的巴士吗?我要不要每天拎着拖鞋在车站等他?

当天晚上九点,我和一个小时之前回来的忆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在家里闹得天翻地覆,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后的现在,我们还是舍不得放开彼此,手牵着手围坐在饭桌边,我们激动人心的重逢够我们反复咀嚼好一阵子的了。

“哎,姐姐,你就不能安静点吃饭吗?”竹浩人小鬼大,不怎么耐烦地对忆美说。

“喂,你想尝尝我拳头的滋味吗?”忆美的拳头毫不犹豫地挥向竹浩的脑袋。

“喂,你怎么这么打你弟弟!”妈妈出言阻止。

“妈妈,她这样可不是一两次了。”竹浩这小鬼乘机告状,真不像一个六岁小鬼能说出的话。

“哼……”新爸爸的一声冷哼,好似给大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,整张饭桌一下安静了下来。

一顿晚饭就在我们的胆战心惊中过去了。现在,我和忆美一起躺在床上,翻看着我们以前的相片簿。

“姐姐,真的好像做梦一样。”

“是啊,谁说不是,爸爸要是还活着该有多好呀!”我翻着照片,不无感叹地说。

“爸爸,什么爸爸……啊,对了,看到这张相片我想起来了,姐姐你和戴寒大哥真的是好般配啊……你见到戴寒大哥了吗?我有时还和他联络呢,要不要我给他打个电话,让你们两个……嘿嘿!”忆美笑得像偷腥的猫。

“我见过他了,忆美。”我低眉敛首,心又痛了起来,说好不难过的呀!

“什么?”

“我今天见到……戴寒了……”连说出他的名字都是如此艰难。

“真的?怎么样,怎么样?他现在是不是比以前更帅了?现在你们发展到什么地步了?进展到什么阶段?”忆美扯着我兴奋地问道。

“阶……段?戴寒现在和芷希在交往,我和他只是普通的朋友。”我竭力掩饰自己伤感的情绪,用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语气说道。

“你说什么?怎么会弄成这样?!”忆美眨眼间就从床上蹦了起来。

“姐姐,你真是个傻瓜,刘芷希那个臭丫头这样对你你居然都不生气?!她以前就不是个好东西,老是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。”忆美义愤填膺地说。

“忆美,怎么说她都是姐姐的朋友啊!你不该这样说她的。”很感激妹妹替我打抱不平,可是朋友情谊我是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的。

“你真的就这样放手不管,一点都不生气?”忆美趴在床上,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